非賣品

時代周報

MODERN TIMES

逢星期五出版

1985年7月26日

Second Class Mail
Registration Pend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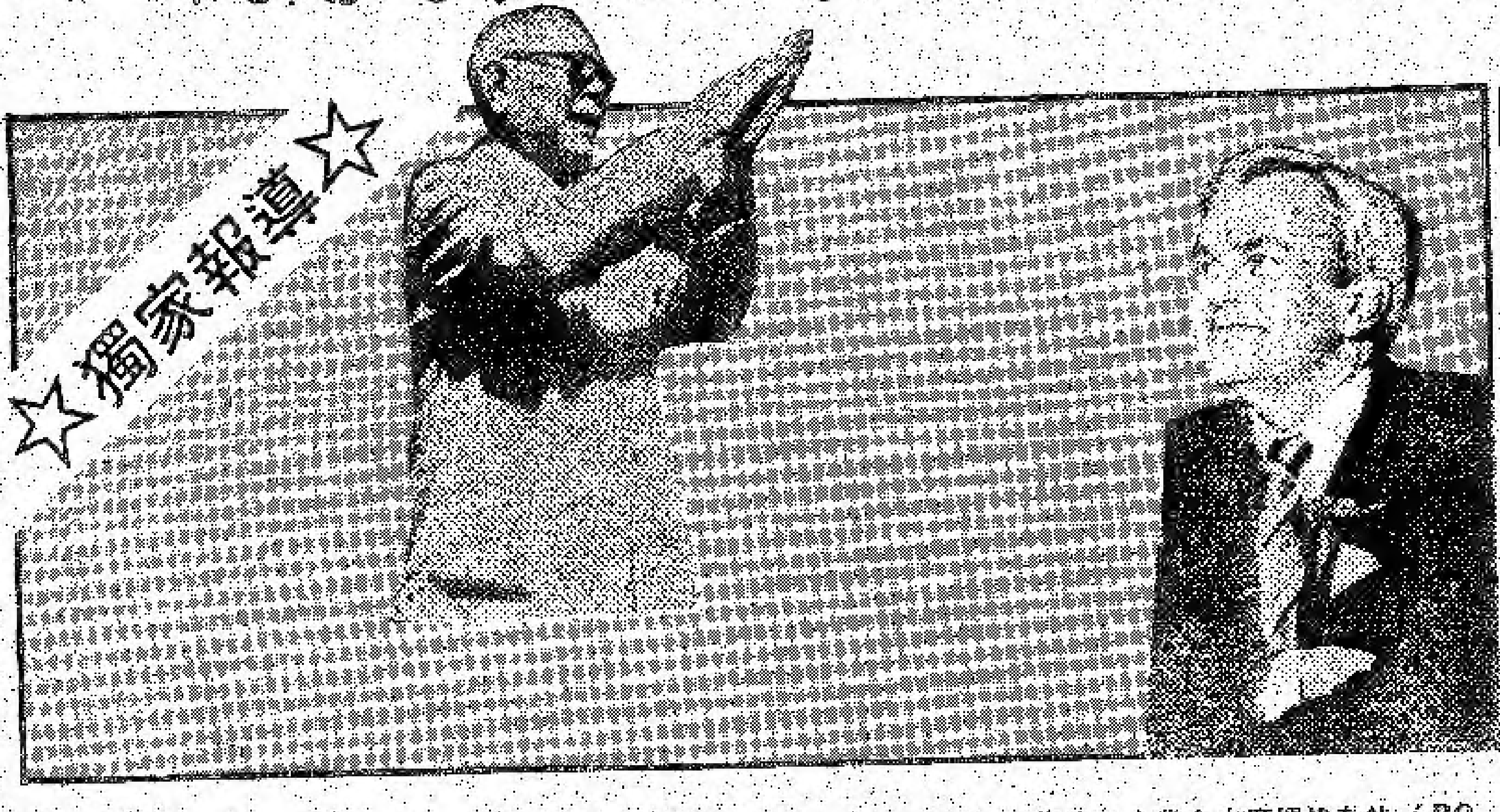
第13期 With English summaries Section A

安省政府款待李先念晚宴側記

獨家報導A 2頁

安省政府款待李先念晚宴側記

彼德遜表演普通話 李先念自言有收穫



◈蔡迪文
（DESMOND GLYNN）
譯者：梁曉余

蔡迪文（DESMOND GLYNN）是懷雅遜學院歷史系講師，亦爲CJRT電台公開學院策劃人，曾講授官僚政治理論

多倫多市在最近舉行了兩項隆重迎接來自中國大陸的貴賓的儀式，首先是國寶熊貓青青及全全的來訪，跟着中共國家主席李先念到達加拿大作官式訪問。

上週多市已泛起一片熊貓熱潮，爲大多市動物園增添了不少入場人數；碰巧中共國家主席亦同時在加拿大作官式訪問，李先念夫人並在上星期五親抵大多市動物園，主持熊貓展覽官方開幕儀式。

在會晤美國總統列根之前，李先念在中途先到訪加拿大。李先念可說是中共曾到訪加拿大的最高政治階層人物之一，但非唯一的一位。一系列曾到訪的重要人物包括八四年春天的中共總理趙紫陽。同年夏天的國防部長張愛萍及八三年的外長吳學謙。近年來，很少大國曾對加拿大這般重視。

七十六歲高齡的李先念在中共是一位頗受尊敬的人物。曾參加過三零年代“二萬五千里長征”的人數愈來愈少，李先念是這群老臣子之一。自四九年後，李先念歷任不少重要官職，在任職財政部長期間，曾流傳一個打趣式笑話，每個市民所得的國家分配，出自李先念的口袋。

特別的地方是李先念能安然渡過文化大革命，避開四人幫的勢力，一直保留官職，相信這和當時的總理周恩來有關係。現時鄧小平的四個現代化計劃，李是支持者之一。無可否認，在中國現代史上，李先念是一個有極多經歷而仍能屹立的政治人物。

雖然逗留在多倫多的時間不長，但李先念與其夫人也遊覽了多市的大部份地方。在上星期五早上，李先念夫人參觀了多市舉世知名的兒童病院（*HOSPITAL FOR SICK CHILDREN*），受到安省政務部長*ELINOR CAPLAN*的歡迎。李先念則在下榻的皇家約克酒店內會見安省省長彼德遜；其隨員亦同樣忙碌。同行的國務院副總理李鵬則與安省的工商業及科技部長*HUGH ONEIL*舉行經濟會議。

“班尼沙”主角亦出席

下午的程序同樣緊密。李先念參觀了安省科學館（*ONTARIO SCIENCE CENTRE*），對先進的傳播及交通科技最感興趣。其夫人在當日下午的行程則最受人注目，因爲她要替熊貓主持開幕儀式。

當日最主要的項目是在*ONTARIO PLACE*舉行，由安省政府設宴招待李先念夫婦及同行的隨員，出席宴會者大多爲華裔加拿大人士，各工商界領袖亦到場，例如聯邦政府財政部長米高韋遜、加拿大小型生意商人協會主席韋布洛（*JOHN BULLOCK*）、加拿大汽車工人聯會主席羅拔韋特（*ROBERT WHITE*）、安省工會主席*CLIFF PILKEY*及國際知名的電視從業員羅利格連（*LORNE GREENE*）。格連曾以主演電視西部片集“班尼沙”而聞名，目前則爲介紹野生動物節目的主持人，他並計劃爲青青及全全拍攝一個特別節目。

重提數十年前舊事

在致歡迎詞時，省長彼德遜顯得很興奮，因爲在他上任後，李先念是第一位外國元首到訪安省，彼德遜還用普通話（國語）歡迎李先念，更向席上嘉賓“誇耀”他說普通話的能力。

彼德遜首先回憶在安省出生的*NORMAR BETHUNE*醫生，*BETHUNE*醫生將他的一生奉獻了給中國在三十年代末至四十年代初期的革命。

彼德遜大部份的演詞着重於安省與中共的關係日益親密。中共國家主席李先念這次到訪，就是極佳的證明，表示加國和中共的關係非常良好。彼德遜亦指出，現時在加國，共有超過四百位來自中國大陸的交流學者；這些學術交流，有助於加強彼此的認識及了解。

彼德遜亦提及二者日益密切的文化藝術交流，互相分享，得益不少。彼德遜又指出安省華人社團所作的貢獻，爲加強中、加的經濟貿易，下了不少的功勞；加國一貿易代表團在日前才剛從中國大陸回來，而在八月和九月，已安排了兩代表團出發訪問中國大陸。

從彼德遜的演詞，可明顯地看出他有意將安省與中共的關係再加強。彼德遜上任後首要事務之一就是邀請江蘇省長到訪，彼德遜的期望，是能夠安排在今年秋天舉行會議，和江蘇省長洽商一項科技及貿易協議。

彼德遜亦提到兩省結爲姐妹省的可能性。結爲姐妹城及姐妹省現時非常流行，目的是培養兩者的共同利益。交流計劃之一，是在南京建立一間由安省及江蘇省聯手合作的科技及貿易中心，彼德遜相信這個科技中心，能將安省的專業科技知識有效率地運用，以幫助江蘇省在科技上的發展。

爲了加強加國的貿易，彼德遜認爲安省一定要向四方八面發展，甚至要逾越太平洋和大西洋。

彼德遜最後感謝李先念在中、加關係上所作的努力，並讚揚他對中共的貢獻。

隨員透露眞正目的

在答辭中，李先念說，很榮幸能有機會到著名的多倫多市一遊，並對安省政府市民及多市居民的熱烈歡迎，表示謝意。

李先念的答辭亦多環繞中加的貿易關係。他指出安省爲加拿大人口最多的省份，且是工業重點，中國大陸每年從加拿大入口不少工業用品，大部份均來自安省。

李先念對於江蘇省與安省結盟的提議，感到高興，並認爲加強經濟聯繫，對兩省均有益處。

最近在安省科學館舉行了一個古代中國科技展，李先念對這次成功的展覽，感到開心。此外，在北京亦有一個安省科學館展覽，成績同樣令人滿意。李先念並希望在去年十二月新添的中共駐多倫多領事一職，對中加交流能有所幫助。結束時，李先念表示此行大有收穫。

雖然，彼德遜及李先念常強調中加的貿易關係，但很多的隨行人員都表示，這次訪加，主要目的是表現友好；渥太華的新政府在去年九月成立，中共方面認爲由國家主席到訪加國新的保守黨政府，是親善的表現。

詳盡記錄此行過程

北京政府並不認爲這次短暫的逗留沒有重大意義，也不認爲只是官方外交形式。這次訪問團包括卅七位記者、電視報告員及電訊技術人員，對這次行程，有詳盡的記錄。

李先念之行實在很短，星期六參觀了*DOWNSVIEW*的*DE HAVILLAND OF CANADA*工廠，星期日欣賞完尼瓜拉瓜瀑布後，他及夫人即被護送上和平橋，步至美國境界，由紐約市長迎接。

訂正

本報上期*A1*頁“北京開拓貿易”一文，部份數字誤植。八三年，加拿大輸往中國大陸的貨品總值爲十六億元，去年則爲十二億七千萬元。至於自中國大陸進口的貨品總值，去年僅爲三億三千萬元。錯漏之處，謹致歉。

絕症患者獲准採用海洛英（白粉）止痛

十月中開始，絕症患者可使用海洛英來止痛。聯邦醫務部長指出，採用的海洛英將由英國進來加拿大，因爲該國已合法使用海洛英多年。不過，由於海洛英會令人上癮，在使用方面須特別小心。聯邦醫務部亦已開始訂立採用海洛英的準則。如果採用海洛英，病人便不需用嗎啡來止痛，因爲海洛英注射入人體後會變爲嗎啡。不過，緬省藥劑協會反對採用海洛英來替絕症患者止痛，因爲海洛英並不是眞正治療病患的藥物。

大多市三大交通黑點

大多市最危險的交通黑點爲湖岸大道西（LAKE SHORE BLVD.W.）和灣街（BAY ST.）交界。該處每廿四小時便有四萬六千二百九十一部車輛經過此十字路口，而去年大約有五十七宗交通意外在此發生。

曾被認爲是交通最差、意外事件最多的艾靈頓和唐坊道交通黑點，經過改善信號燈後，已從交通黑點名單跌至第廿七位（每廿四小時便有七萬一千四百輛汽車在此處經過）。

排列第二位的交通黑點位於聖尼地道和艾靈頓道，去年有四十八宗交通意外發生。每廿四小時有五萬九千二百五十輛汽車經過此處。

第三位是湖岸大道夾作菲士街（JARVIS ST.），每天有四萬三千一百輛汽車經過，而去年的交通意外爲四十七宗。

下班時間最多交通意外

由多市道路及交通部所作的初步報告顯示，去年五萬一千九百二十九宗交通意外，不留意路牌和拒絕禮讓其他車輛及途人先行的司機是導致意外發生的兩個主要因素。其中百分之卅六的交通意外事件更導致他人受創或財產損失。

是項報告將會繼續作進一步的研究及探索，其結果會被工程師及監察員作爲參考及改革之用，使現有的交通管制和措施更爲完善盡美。

以下列出是部份初步調查結果：

- 醉酒導致的意外，次數最頻密的時間是星期六及日，由凌晨一時至二時。而百分之廿四的醉酒汽車意外發生在星期六。
- 從去年總交通意外的數字來看，百分之十八點二發生在星期五。
- 大多市的交通意外在下午四時至六時的下班時間發生。
- 百分之十六點三與交通意外有關的人士，其歲數範圍由二十五至三十四歲。
- 行人過馬路受傷，有百分之四十五是因他們不遵守過馬路的規則所致。

查詢電話線路可能要付費

明年七月起，如果電話撥不通而向電話公司查詢的話，可能要付一元手續費。而那些因急事需要接線生駁線插入對方正使用着的電話的顧客，則要繳交一元五角手續費。

電話公司已把上述收費建議呈交"加拿大電訊廣播委員會"，希望藉此降低亂用此項服務的次數。假如得到批准的話，這類服務的要求估計會下降百分之六十至七十。而這些手續費將每年爲電話公司帶來二十四萬五千元。不過，長途電話或因電話筒沒有掛好及電話線本身有問題等情況下，則不收手續費。

九個海灘因污染關閉

至本報截稿爲止，大多市已有九個海灘被關閉。這些海灘經過化驗後，其菌狀糞狀糞菌的含量極高，對人類有害而無益。因此這些海灘都不適宜游泳。

意裔社區賑災祖國災民

上星期五意大利VAL DI FIEMME山谷的水壩崩裂，洪水從山林中湧進旅遊勝地STAVA的小村落，導致二百人死亡。多市有五十萬名加籍意大利人已爲此次悲劇發起賑災運動。TYROLEAN TRENTINE SOCIAL CLUB亦已在道明銀行開設一個特別戶口，用以收集賑災的善款。加籍意大利人社區的主席指出，摧毀了的生命是沒法補償的，他們也只是希望能盡一點綿力，幫助那些逃過災難得以生存的人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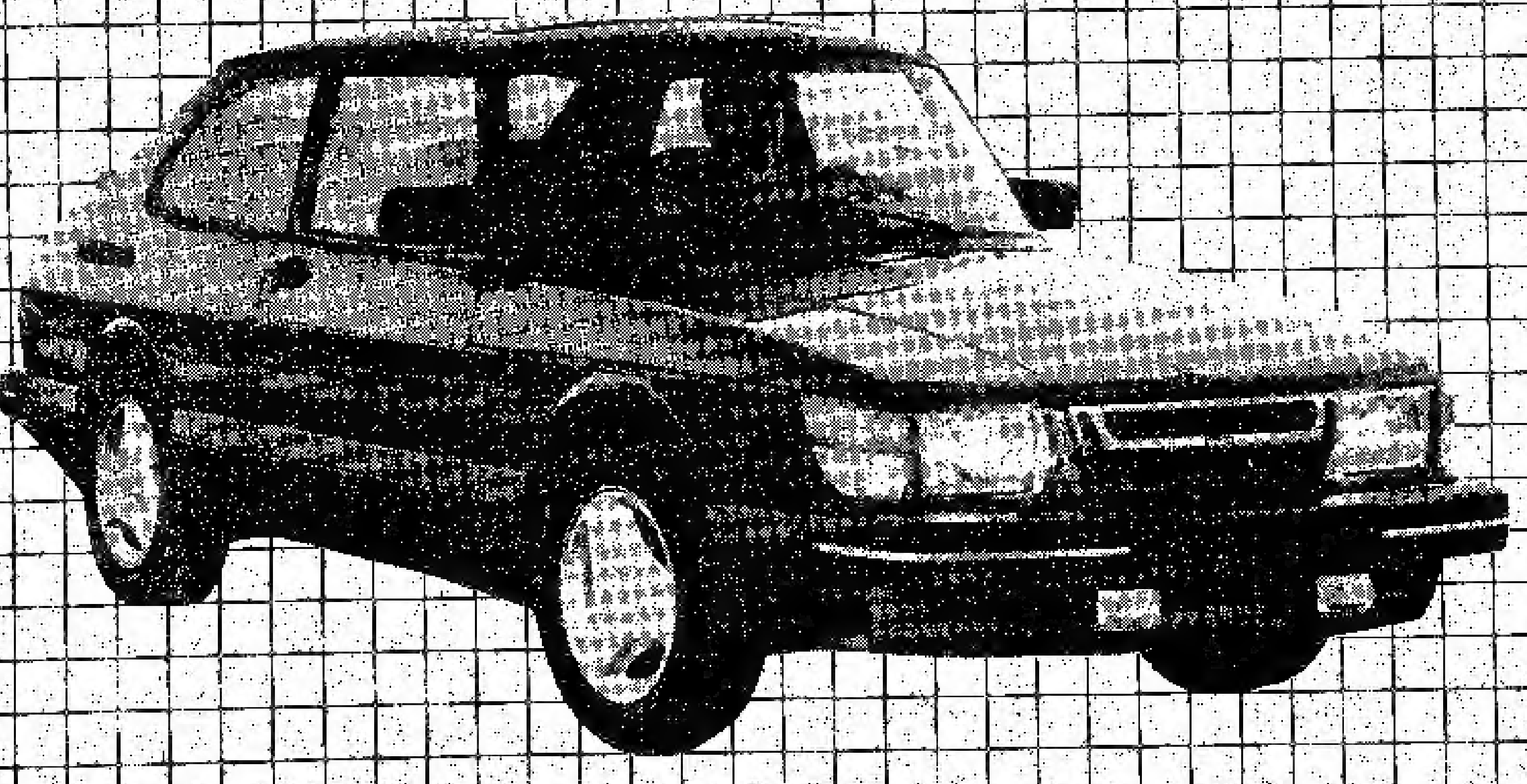
保國使節從事間諜活動

多倫多保加利亞大使館的助理貿易專員，爲加拿大情報局查出從事間諜活動，已被限令離境。

國家安全部及國防部對此事都不願作任何評論，而保加利亞大使館亦否認知道間諜活動一事。

郵政公司總裁辭職

郵政公司總裁華倫由於不滿政府干預，提出辭職，現年四十八歲，年薪估計超過十五萬的華倫，在七〇年代曾經調解了不少罷工，令加國的郵政服務不致癱瘓，備受讚賞。不過，當保守黨仍處於反對黨位置時，郵政人員***AD VARMA***曾向該黨洩漏消息而被撤職，但保守黨上台後，***AD VARMA***則被復職，華倫因此感到不安。更有人相信，因***AD VARMA***事件而成立的研究小組，亦令華倫認爲這些干預會繼續發生，因而提出辭職。他沒有露面發表意見。



SAAB
Swedish engineering. Depend on it.

紳寶
瑞典科技足可信賴

JAGUAR & SAAB

• 地點方便
• 市中心獨家代理
• 售價由$16,140起
紳寶等著和你一起飛馳，歡迎試車。
1331 BAY ST., TORONTO M5R 2C4

兩位營業員竭誠爲閣下服務
CALL MARY GOLDBERG OR STEVE LEWIS
964-0455

© 1985 SYNAPSIS COMMUNICATIONS INC.

社論/時論 EDITORIAL/COMMENTARIES

南非局勢的兩面 VIEWING SOUTH AFRICA FROM TWO PERSPECTIVES

南非黑人的革命行動，愈來愈激烈流血事件愈來愈多，局勢也愈來愈嚴重。少數白人政府周初頒佈緊急法令，賦予軍警更大權力，以圖鎮壓。

所謂"更大權力"，正確應是"無限權力"，因爲它包括拘捕、封屋、查禁新聞，毋需任何手令或理由。這種手段，一般是在戰時，或在動亂時，對付暴徒才使用。

政府實施緊急法令，通常是爲保障人民安全與利益，亦得到人民的支持。南非的情況卻分別。正如本報時事評論作者狄上文指出，目前本報的流血事件並非暴動"，而是"革命"，是人民對抗政府。白人政府採取極權及暴力的行動鎮壓黑人的不滿，只有進一步迫使後者"以暴易暴，以牙還牙"。

半個月前，美、加對南非政府採取有限度的貿易制裁，作爲反種族隔離的一項信息。不旋踵南非政府變本加厲，分明嘲笑這些"制裁"。加國外長克拉克曾表示，政府會考慮採取更強硬的措施來制裁南非。我們認爲，現在應該是行動的時候了。否則，西方各國在南非政府的眼中，不過是頭"紙老虎"。

另一方面，南非黑人目前並篩抵制白人店舖，這是值得讚揚的和平革命手段。遺憾的是，一位婦人由於光顧白人店舖而慘死於同胞的利斧與烈火之下。

我們了解行兇者極度忿懣、失望的心情，人在這種情況下，往往會產生毀滅的衝動。但若縱容"毀滅情緒"蔓延，對抗種族隔離政策的正義行動，便會演變爲殘酷、冷血的謀殺。

巴勒斯坦組織的"復國"要求，本來值得同情，但他們出諸恐怖手段，禍及無辜，結果爲舉世唾棄。先例可援，南非的黑人革命份子，宜引以爲誡。否則，到頭來倒幫了白人政府的一個大忙。

The revolutionary movements of South African blacks become more intensified. Bloodsheds are ever-increasing; and the situation turns even graver. In order to suppress the revolution,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week the minority white government of South Africa announced an emergency measure, giving the military and the police force greater power.

The so called 'greater power', however, should be more correctly termed as 'infinite power' for it approves arrests, seizure of properties and news censorship without any warrants or explanations. Normally, this type of emergency measures are only adopted during war time or employed to fight against terrorists in chaotic situations.

Such measures are usually used to protect the safety and interest of the people, with the support of the people. The situation in South Africa, however, is different. Just as our current affairs commentator, Desmond Glynn, pointed out, the bloody incidents broke out in South Africa are not 'riots', but are 'revolutions' made by the people against the government. The South African government's adoption of dictatorial and violent actions to combat the frustrations of the blacks would only worsen the situation. It would force the blacks to assume the 'fighting violence with violence' attitude and the 'eye for an eye' principle.

About a furtnight ago, both the American and Canadian governments announced limited trade sanctions against the South African government. The sanctions are a warning signa to oppose South Africa's apartheid policy. Yet in a blink's time, the South African government has tightened its policy. Obviously, the South African government is sheering at the trade sanctions. The Foreign Minister of Canada, Joe Clark, has indicated that tougher measures were considered and might be applied to censure the South African government. In our opinion, now is the time for actions; otherwise, western governmenst are only paper tiger in the eyes of the South African government.

On the other hand, the blacks in South Africa lay an embargo on stores owned by the whites. This peaceful revolutionary tactics is praiseworthy. Unfortunately, a black woman was killed by her own ethic group because she shopped in a store owned by the whites.

Understandably, the killers are extremely angry and desperate. Affected by heated emotion, very easily they might have a destructive energy, however, should not be allowed to become epidemic. Otherwise, the righteous protest against apartheid will soon become brutal and cold blooded slaughter.

Originally, the demand of the PLO to re-establish the Palestine nation is very sympethetic. The PLO, nevertheless, employs terrorism as their tactics and victimizes the innocenes as well; resulting in the whole world's despite. History is the teacher of future, the revolutionary blacks in South Africa should learn the lesson from PLO. If not, they may give a big hand to the white government of South Africa.

第六區 林頓市議員 JACK G. LAYTON

現行福利援助流弊 PITFALLS OF OUR WELFARE SYSTEM

在大會堂日常的論題背後，埋藏着許多不爲人知的悲劇。撥來的電話大多數和以下的一段對話差不多。

「請問這裏是不是林頓議員的辦公室？」電話傳來的女性聲音盡是煩躁和驚惶：「我已失去一切主意，不知道怎麼辦才好。」她續道：「我有三名子女，但沒有錢，沒有工作，我的丈夫把我們趕出家門。我們找不到可以棲身的地方。福利署要我們找到地方居住才可以領取福利金。可是我身無分文，那有能力租屋？業主都要求我先付兩個月的租金。我們應該怎麼辦？我需要你的幫忙，請行行好！」

每月我們都接到不少這樣的電話，間中一天十多個亦是常見的事。可惜，我們也不能爲他們做些什麼。福利署的制度是由省政府訂立。這些規例就如上述的婦人所形容一般。人們被夾在福利官的"家庭探訪"和需要福利金來"租地方居住"的夾縫中。

可惜的是，這些婦女不可以出外工作，因爲孩子需要她們照顧。如果有足夠的補助託兒所，上述的難題便可以得到解決；但託兒服務已有一張很長的輪候名單，因此這扇"機會之門"也沒多大效用。

究竟這些人可以做些什麼？我們可以幫助他們暫時住進已有人滿之患的旅舍（這些地方多數都已滿額）。這樣，他們起碼能夠避過雨雪之苦及打發部份時間。但家庭並不獲准居住太久。

我們亦可以幫助他們向福利署領取足夠購買數天食糧的金錢。間中也有一些業主願意寫信或致電福利署，告訴他們已爲一些家庭留下住宅單位，福利署可派員到上址作"家庭探訪"。不過，現時只有極少數的業主願意採用如此複雜的手續過程。

唯一解決上述難題辦法，是重新訂立規例。省政府應該賦予福利官權力，在他們作家庭探訪之前，先給予陷在困境的人士足夠的金錢來購買食物和繳交兩個月的房租。事實上，這些人士需要金錢來找尋房屋居住。

還有，政府需要興建一些人們有能力負擔的房屋。省政府在過去十五年內已沒有再興建此類房屋。現時是重建廉價屋的適當時候。這也是唯一能夠終止此類不幸家庭事件發生的辦法。

Behind the headlines at City Hall, there are daily unreported tragedies. Calls come in and too many of them sound like this:

"Hello, is this Jack Layton's office?" says a deeply troubled and scared woman's voice. "I don't know what to do", she continues. "I have three kids and I have nowhere for us to stay. We have no money. I have no job. My husband threw us out and there is nowhere to go. I went to the Welfare office but they said I can't get any money until I have an apartment or room. That's the rule they told me. But how can I get an apartment with no money? Landlords I spoke to said I have to give them two months rent before they let me stay. What are we going to do? I need your help, please do something for us!"

We receive dozens of calls like this every month; sometimes a dozen in one day. Sadly, there is not much we can do. The rules of the Welfare system are set up by the Provincial Government. These rules are exactly as the woman described. People are trapped between the requirement of a "home visit" by the welfare worker and their need for funds to rent a home in the first place.

To make matters worse, these women cannot get work because there is no one to look after their children. If there were enough subsidized day care spaces to meet the need, perhaps this would provide the answer - but there are long waiting lists for day care, so this door to opportunity is tightly closed.

What do these people do? We can help them to get into a crowded emergency hostel for a few days (they're often full already). This keeps them out of the rain or snow and buys a little time. But families are not allowed to stay in hostels for long.

We can assist in getting a small amount of money from Welfare, enough for a couple of days of food. Once in a while, a landlord will be found who will write a letter or confirm over the phone to Welfare indicating that an apartment will be reserved for the family so that the required home visit can take place. Needless to say, few landlords are willing to go through this procedure.

The only solution lies in changing the rules. The Provincial Government must allow Welfare workers to give enough money to families and individuals in crisis so that they can pay first and last month's rent and buy food, without the requirement of a home visit first. After all, these people require financial help in order to find a home.

As well, governments need to build more housing that people can afford. The Provincial Government has not constructed any housing for almost fifteen years. It is time to get this construction going again. This is the only way that the daily tragedies of these unfortunate Toronto families can be brought to an end.

時代周報 MODERN TIMES

出版：信達傳播機構
published by: SYNAPSIS COMMUNICATIONS INC.
地址：291 DUNDAS ST. WEST SUITE 328
TORONTO ONT M5T 1G1 TEL 597-1848 597-1673

總編輯：羅錦鳴
EDITOR-IN-CHIEF: FOSTER G. W. LO
編輯助理：馮麗儀
EDITORIAL ASSISTANT: LAURA FUNG

業務部經理：林維泰
BUSINESS MANAGER: JAMES LAM
業務顧問：徐潤泉
BUSINESS CONSULTANT: CHUI YUN-CHUEN

廣告部經理：伍啓照
ADVERTISING MANAGER: ARTHUR NG
廣告部副經理：黃志揚
ASSISTANT ADVERTISING MANAGER: HENRY WONG

製作／美術經理：雷德明
ART/PRODUCTION MANAGER: PETER LUI
製作／美術助理：李得禧
ART/PRODUCTION ASSISTANT: KENT LI

慶大打字行 595-1272
CHIN TAI CHINESE TYPESETTING CO.
DIANA T. YEH 姚翠華

EDITORIAL/COMMENTARIES 社論/時論

THE LONG AND WINDING ROAD
同工同酬 道阻且長

◈ DESMOND GLYNN
譯者：煙寒

沒有多少東西對婦女團體來說比同工同酬更爲重要。女權主義者認爲同工同酬，是邁向男女平等的重要一步。經濟平等是一致公認爲建立男女平等社會地位的基石，但在這神聖的原則發揮效用之前，婦女必須首先得到工作。工作是唯一能實踐同工同酬的方法。但在婦女方面找工作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上星期當第一個"正面行動計劃"（男女同工同酬）在一家加拿大公司強制執行時，聯邦上訴法院卻裁定此行動"不合法"，使同工同酬的推行更感困難。

這家公司是"加拿大國家鐵路局"，乃公私合營機構。一九八四年加拿大人權會命令鐵路局在聘請藍領員工之時，每聘請四位男性便須聘請一位女性，直至該公司的女性藍領員工數目達到全部員工百分之十三爲止。當時婦女團體都認爲她們終於邁開了第一步，踏進了傳統男性工作的領域。對她們來說這消息尤如雙喜臨門：不但贏取到一定的工作崗位限額，而且幫助了同工同酬的實踐。

一般人對同工同酬的看法是：當男性和女性的工作性質完全一樣的時候，工酬也應該完全相等。但其實同工同酬倡議者的目標並不止於此。同工同酬並不限於工作性質完全相同的情況，其原意是不單衡量工作本身的性質，而且還衡量工作的價值。譬如在一家機構中，秘書的工作是否和清潔工人的工作同等價值，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話，爲什麼秘書的薪酬較少？令同工同酬難於徹底實施的原因，是究竟應由誰來決定秘書的工作與清潔工人的工作價值是同等的。

故此女權主義者也很清楚她們所得到的不過是口頭上的承諾，因爲人們毋須顧慮眞正的同工同酬有實踐的一天。對人權會強制規定女性工作崗位的限額來說，最初是被認爲同工同酬在這情況必能實踐，因爲誰也不能反對，在工作性質完全相同的情況下，薪酬當然應該絕對相同。

聯邦法庭否決人權會的決定時，指出該會超越了權限範圍，即是說該會提出設立男女員工限額的目的，是期望修正以往的錯誤，但該會並無此權力，它只是有權防止未來歧視行動的發生。但婦女團體卻認爲建立工作崗位限額是改善歧視行動的途徑；沒有這些限額，婦女們對爭取經濟平等將面對一條長遠而迂迴曲折的道路。

法院的決定立下一個重要的先例。在本月較早時，勞工部長科羅拉麥當奴剛完成一紙草案，立法規定公私合營機構如鐵路局等推行"正面行動計劃"但除非上訴法院的決定被推翻，否則這條新法案也有等於無。

Few things are dearer to women's groups than the principle of equal pay for work of equal value. Feminists agree this principle is a giant step in the direction of economic equality with men. Economic equality is almost universally viewed as the keystone in the archway of equal rights which will eventually bridge the chasm in status between men and women in society. But before this sacred principle can even be applied in the workplace--whether factory or office--women first have to have jobs. Employment is the basic premise underlying the equal pay principle. However, that women will have jobs cannot be assumed as a matter of course. This was made painfully clear last week when the first affirmative action program ever imposed on a Canadian employer was declared illegal by the Federal Court of Appeal.

The employer in question was CN Rail, a crown corporation. In August, 1984, the Canadian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ordered CN Rail to hire at least one woman for every four new blue collar jobs, until CN Rail's blue collar workforce was 13% female. When the decision was handed down by the Commission, women's groups concluded they had secured a crucial bridge-head into traditionally male-dominated territory in the workplace. In fact, they were doubly pleased because not only were specific hiring quotas set but it seemed at the time that the decision would facilitate the application of the equal pay principle.

Most people believe this controversial principle simply means that where men and women are engaged in the same work, they ought to be paid identical renumeration. Actually, equal pay advocates have something more in mind. Equal pay for work of equal value implies that the work done by men and women need not necessarily be the same. The principle suggests that the value of the work be compared, not just the work itself. For instance, in a given organization, is the work of a secretary as valuable as that of a maintenance worker? If so, why pay secretaries less? What makes the equal pay equal value equation difficult to implement is who is to decide whether secretaries are as valuable as maintenance workers.

Thus, it is no secret to feminists that a lot of lip service is paid to the idea precisely because people are not particularly worried that it will ever be applied in practice. With the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setting quotas for so-called men's work, it was initially thought the equal pay goal would be automatically achieved, for it would then be hard to argue that identical work should not entail identical renumeration.

In reversing the decision of the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the Federal Court of Appeal argued that the Commission had exceeded its legal authority. The court, in effect, said that in setting quotas for the future the Commission was trying to make-up for past mistakes. This the Commission cannot legally do, for Canadian human rights law does not permit a tribunal such as the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to correct the past, it may only try to prevent future discriminatory practices. Women's groups, of course, argue that quotas are a sure path to ameliorate discrimination, without them women face a long and winding road in achieving economic equality.

The court's decision has set an important precedence. Earlier this month Employment Minister Flora MacDonald introduced draft legislation which would require crown corporations, like CN Rail, to establish affirmative action programs. Unless the Court of Appeal ruling is overturned, that long awaited legislation could be stillborn.

NUCLEAR DISARMAMENT
維持和平 只有反核

◈ 鄒至蕙
OLIVIA CHOW

「我相信未來民間對世界和平的推進將遠超過各國的政府。民間對世界和平的熱切需要，將使各國政府知道這是一種不可阻擋的趨勢。」——美國前任總統艾森豪威爾，一九五七年二月。

在北美洲，大部份出生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我們這一代，"戰爭與和平"只是理論上的名詞。從書本上我們知道二次大戰交戰雙方投下了超過三百萬噸的黃色炸藥。我們知道今日美蘇之間只要動用二百枚核子武器就可以把對方毀滅，而這兩個核子超級強國目前所擁有的核子武器共達五萬枚之多。談判終歸是談判，每日依然有七至八枚核子武器面世。

美蘇兩國要解決民間基本糧食與醫療的需要，每年只需要三百至五百億元，但兩國政府都把這筆必要的開支揮霍掉—每年動用九千億元作軍備的競賽。

當世界各地仍有不少人在發出饑餓的求救聲的時候，強烈核子軍事競賽已到達無法控制的瘋狂地步。作爲一個愛好和平的國家的公民，難道我們就此視若無睹？

"解核協會"是一個非牟利的和平組織。八年前已經倡議全世界各國政府，其中包括共產國家在內，就禁止國際核子軍備競賽問題舉行民意測驗。該協會已準備今年正式向聯合國大會提出此項建議，而且照預測，一定會獲得大多數通過。此項全球性民意測驗結果，對將來人類核子軍備競賽的中止，將有決定性的影響。

在全世界的廿三個國家之中，已有卅七個組織表示願意代爲徵求民間的意見，只要各國的民間表示更大力的支持，禁止軍備競賽的全球性民意測驗一定會成爲事實。加拿大人民有百分之八十五都是贊成凍結核子軍備競賽的，我們現在要做的是，把我們的意見用書面投寄給解核協會，該會將於今年秋季遞交聯合國大會。投寄意見書，地址爲：***OPERATION DISMANTLE，P. O. BOX3887，STATION C，OTTAWA，CANADA KIY 4M5***。

書面的意見很簡單，只需就下面的兩個問題作出"贊成"或者"反對"的答覆：

第一：閣下是否贊成美蘇之間立即開始雙邊及均衡性的核子裁減武器？贊成□　反對□

第二：閣下是否贊成在未來數年之內透過聯合國的發動，由世界各國政府就中止核子軍備競賽問題舉行民意測驗？　贊成□　反對□

"民意就是天意"，只要大家都把對世界和平的關心公開表達出來，永久的世界和平便可以眞正實現。

"I like to believe that people in the long run are going to do more to promote peace than are governments. Indeed, I think that people want peace so much that one of these days governments had better get out of their way and let them have it." (Former U.S. President Dwight D. Eisenhower, February 1957.)

The generation today has not experienced war. For those of us who live in North America and were born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war and peace are philosophical terms.

We learn from our textbooks that more than three million tons of explosive power was dropped during World War II. We also learn that although it would take only 200 nuclear weapons to literally destroy either the USA or USSR, they have 50,000 nuclear weapons between them. In spite of negotiations, 7 or 8 new nuclear weapons are built every day. Arms spending $600 billion per year takes away the $30 - $50 billion required yearly for basic food and medical care.

The arms race is clearly out of control, while hunger in the world continues.

So what can an ordinary citizen do?

Operation Dismantle is a non-profit organization committed to speak out for peace, and to demand that governments turn away from the abuse of nuclear war.

Just imagine for a moment the impact it would have if every country in the world, including communist countries, decided to hold a referendum on nuclear disarmament! If sucessful, virtually the entire human race will give a powerful mandate of disarmament. This concept originated from Operation Dismantle (OD) eight years ago; and this year, in the fall sess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Operation Dismantle will ask the United Nations to organize and conduct a referendum on disarmament by every country in the worl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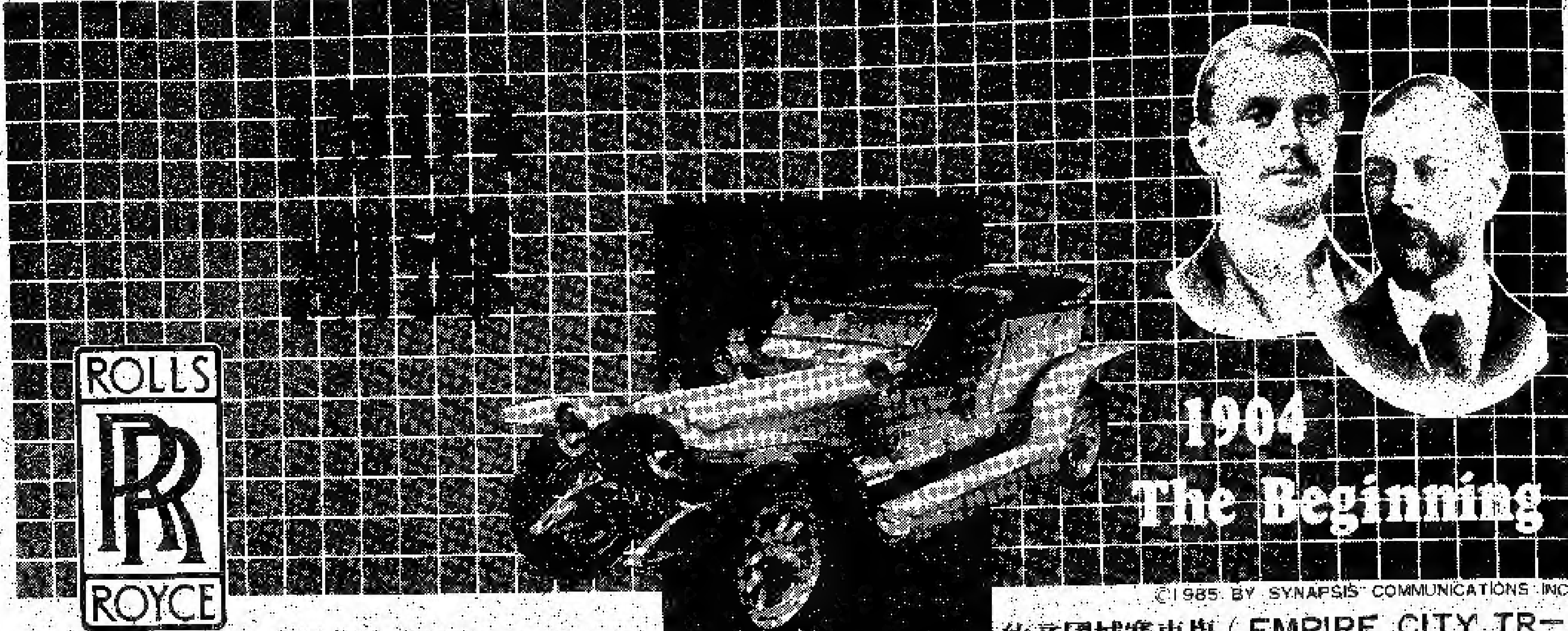
A World Referendum is necessary because while every nation's government claims to be in favour of nuclear disarmament, yet it is those same governments that continue the arms race. According to Operation Dismantle, this World Referendum proposal would pass overwhelmingly if proposed. What they need now are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unofficial ballots to show that people want an official World Referendum. OD has already get 37 organizations in 23 countries distributing ballots, it is clearly an international effort. 85% of Canadians support the nuclear freeze, but the Canadian government still voted against it at the U.N., so it is now up to individual citizens to help.

Please send the following ballot to OD at Box 3887, Station "C", Ottawa, Canada. K1Y 4M5.

These ballots will be presented by hand to U.N. this fall. If enough people share this dream of world peace, it will become reality.

Ballot: 1. Do you support the goal of balanced nuclear disarmament begin with a mutual verifiable USA-USSR nuclear weapons freeze? □ Yes □ No

Do you support the idea of an official World Referendum on disarmament, organized through the United Nation and conducted over the next several years by every country in the world? □ Yes □ No



©1985 BY SYNAPSIS COMMUNICATIONS INC

當法德力亨利萊斯（FREDERICK HENRY ROYCE ）和查理士史超域勞斯（CHARLES STEWART ROLLS ）的名字聯在一起時，人們便會聯想到他們所製造的車輛；它們不但站在時代的尖峯，其品質亦極其優良。不過勞斯和萊斯的家庭背景却十分懸殊。

勞斯出生於一個富有的家庭。萊斯則出身寒微，靠着自修，在廿一歲時竟完成了電子工程的課程並且建立了自己的事業。一九零四年四月一日，萊斯自製了一部汽車，爲了證實他所製的產品在路面行走平滑無比，萊斯很喜歡在發動了引擎後，把個一仙硬幣企放在散熱器的邊緣。今天你仍可在一九零七年的勞斯萊斯銀影型汽車上使用同一玩意。

由於萊斯製造的車輛質素超羣，引起了當時專售外國車輛的富商勞斯的注意。後來萊斯同意製造車輛給勞斯售賣，"勞斯萊斯公司"終於在一九〇六年正式成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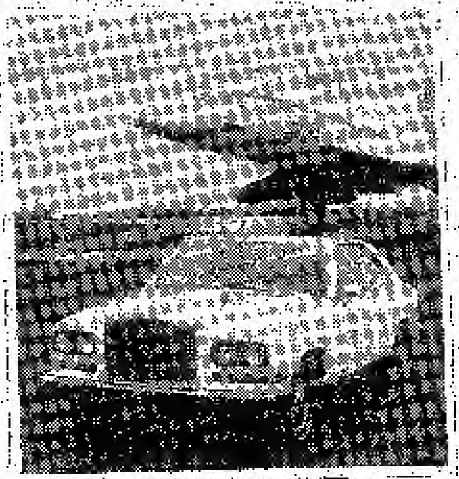
勞斯萊斯的汽車無論在普通路面或跑道駕駛，其超卓的性能均非其他車輛所能媲美。一九零六年勞斯更在紐約帝國城賽車場（EMPIRE CITY TR-ACK ）舉行的五公里賽車，駕駛自製的汽車勇奪冠軍。

一九一零年，勇奪賽車冠軍的勞斯，却不幸在飛機失事中身亡。

一九一四年，勞斯萊斯在北美洲設廠時適逢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萊斯受委託製造飛行引擎。英國有一半以上的飛行引擎都是由他所製造。而第一部橫越大西洋的直航飛機，其中兩個引擎也是由萊斯製造。

戰爭結束後，勞斯萊斯又在麻省的SPRINGFIELD設廠，以應付日漸增多的需求。由一九一九至一九三一年期間，勞斯萊斯汽車廠一共出產了二千九百四十四部車輛。一九三一年，有名的 BENTLEY 公司亦被勞斯萊斯公司所吸納。同年萊斯獲册封爲爵士。

一九三三年，萊斯爵士逝世，但勞斯萊斯汽車直至今天仍是世上最優秀的車輛，它揉合了最新的科技及手工藝，和七十五年前查理士勞斯及法德力萊斯所製造的不遑多讓。



世界最優秀的車輛 繼續向前邁進

勞斯萊斯提供的是無與倫比的工藝、最新的科技、高度的舒適感和精密的設計。

雖然勞斯萊斯仍沿用流傳下來的製車技術，但工匠及設計家並沒有停滯不前，他們費盡心思希望能達到十全十美的效果。

歷史證明勞斯萊斯的價値與日俱增。每部勞斯萊斯及 BENTLEY 汽車都不是由靈感所製成。它們是經過工程師及工匠多年的精心設計及計劃而成。易言之，精密的頭腦、良好的眼睛及靈活的手部是勞斯萊斯汽車公司內的男女工匠所不能缺少的，這亦是改善和發展車輛的先決條件。

現時的勞斯萊斯就如亨利萊斯一樣，以手來裝造。經過精心挑選的皮革由人手裁剪。桃木鑲飾則用人眼來測定；車身油漆亦由人手噴上和打磨。如果工匠不滿意其工作效果，他們是不會放棄或轉送車輛至下個生產過程的。他們希望盡自己所能來達到兩個目標 ── 完美和滿足。這個希望以人力來製造極其完美的車輛的熱誠，就是爲何勞斯萊斯經過七十五年後，它的產品仍得到買家讚賞的原因。"傑出"是勞斯萊斯的標準，"完善"是勞斯萊斯的指南。

"事情無論做得如何妥當圓滿，只要謙卑，便是崇高。"

——— 法德力亨利萊斯

A7
傢俬地毡：
最低購物額
（須經財務公
免
每日
可即
分店